

## 皖北“澈”汤

□ 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李正茹

“澈”汤的存在，是皖北人勾勒家乡味道时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说苑·杂言》中就有“七日不食，藜羹不糝”的记载。

在砀山，民间广为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东北人到砀山搞外市调研，在“工农兵”饭店要了碗汤，用竹筷搅动后提起，分明可见微红的肉丝挂于其上，品了品，觉得味道很独特，便起身问身边的老者：“同志，啥汤？”“嗯，‘澈’汤（音洒，一声）。”老者回答。“啥汤？”又问。“‘澈’汤！”老者提高了声音，几个回合的一问一答，引得周围众人纷纷哈哈大笑，这段小故事就流传了下来。

曾经一度疑惑过这是皖北独特的早点名称，“澈”这个字到底从何而来，是北方方言中“啥都有”的“啥”？还是故意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早点师傅盛汤时那动作的潇洒？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澈”字兼顾了这两层意蕴，不像鸡汤鱼汤那样一字就道出了汤底的原材料，读起来还稍微有点神秘感，像是故意设了道耐人品味的谜题。

家乡的县城里，小小的一间“澈”汤门店，藏匿在老街深处，一年四季都会准时恭候来自四面八方的饕餮们。记忆中儿时冬日的早餐店里充斥着浓浓的肉香，坐满了食客，小店虽然拥挤，但也格外温馨热闹。

后来闲聊时听父亲说，要想熬好这碗汤，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准备。每天夜里，师傅会先将新鲜的老母鸡肉、羊肉放进锅里炖煮，待煮到汤汁浓稠，大块的肉炖至软烂成糜，加以作料，紧接着放入麦仁，熬煮数个小时之后，便安静地等候着光临它的第一位客人。这还不算，奇妙的是，“澈”汤里的蛋花不是煮熟的，而是用滚烫的高汤直接冲开。为了避免生鸡蛋留下来的腥气，师傅得有足够的臂力和准头，把煮熟的高汤举到半米高空，手腕一扬间，沸腾的汤头如瀑布般急冲直下，高温和速度兼备，一碗蛋花汤简直冲得气势如虹。

待你小心翼翼地端着碗嘬上一口，麦仁的香气便裹着肉香滑入胃中。在这个被添加剂充斥着的时代里，人们在美食面前面临着太多的诱惑和选择，而澈汤就像陪伴了人们多年的家人，它醇厚，温润，香而不腻，就算喝下肚两碗，竟一上午都不会觉得口干口渴。

每天从夜色朦胧到天色大亮，在来来往往的食客中，有早起务工的，有上班上学的，最多的是附近住家，闲散的老头老太太们叫上一碗汤，就着隔壁的刚出炉的肉包子，三五一桌，就打开了今天的话题。若是看到那种表情惊艳夸张的食客，不用多说，一定是慕名从远方而来。

我对打汤师傅的印象，都藏在那口冒着热气的高高的铁锅后面，师傅的脚下是铁锅旁一个简易的木制台阶，只见他单手稳稳地在碗里打入一个鸡蛋搅散，从高高的锅里舀出来一勺浓汤，不多不少，勺里的汤刚刚把碗装满。“汤好哩！”一声声吆喝，不仅赶走了黑夜，还唤醒了无数味蕾。

长大后，老街拆迁，小店铺门脸升级，师傅不用再踩着吱吱作响的木制台阶打汤，我走南闯北，再少有和父亲一起吃早点的经历，每当一人在外就餐，早餐店里的朦胧烟雾中总让人想起父亲在冬日的背影，年幼的我在饭桌前等候，他一转身，便将一碗满满的“澈”汤笑着端起走向我。而如今，“澈”汤于我来说再也不单单是一碗普通的早点，它早已成为故乡的烙印，是家乡的符号，成为无数远方游子的牵挂。

## 掐马兰

□ 祁门县平里中心学校 顾治军

二月雨雪扫江南，春寒料峭润山川。阳春三月至，一雷惊蛰始，万物齐生长，暖风和煦驱阴霾，春光十里泛花香，黄的菜花、红的茶花、粉的桃花、白的李花……赶趟似的在暖阳下竞相开放，广袤的原野到处弥漫着阳光的味道，无数新绿迫不及待地探出头，舒张着婀娜身姿，娇美的模样启封唇齿留香记忆，赏花掠景放牧歌，采集马兰正当时。

马兰又叫马兰头、红梗菜，属菊科马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有匍枝，新生的为直根，上面长着3至6厘米倒披针形或倒卵状长圆形的薄质叶片，两面具有稀疏微毛，前端有的钝有的尖，边缘从中部以上具有小尖头或羽状裂片，顶端叶小，无柄。多生长在温暖潮湿的田间，山坡和道路两旁，口感清香嫩滑，是春归大地馈赠的一道可口美味。

邀妻去“芳村”（注：地名），路上一株株野樱桃在绿树丛中摇曳，紫红的叶柄上粉白色花絮似一团团漂浮的彩云，芬菲层染的青山凭添了几分妩媚。来到一处田畔旁，惊起几只青蛙和周边不知名的虫鸣此起彼伏，此刻的喧嚣却不惹人烦，宛若悠扬的月光曲轻柔悦耳，让人心旷神怡。低头发现田埂边一片绿油油的马兰混杂在蓬松的浅草中，撸袖俯身小心翼翼拨开草丛，顺着根茎手捏叶柄轻轻一提，鲜嫩的马兰就落入手中，如同采摘清明后的茶草，娴熟

地打扫眼前的草根，不放过一个个躲藏的“逃兵”。欣欣然又来到一块桂花林下，放眼望去估摸不下十亩，这是在一片闲置荒田上垄沟里人工种植的景观林，树均约一个半人高，枯败的马尾草肆意爬满树梢，如同一个个身披蓑衣的农夫伫立地头，忽然几只野鸡从茂密的草中窜出，扑哧挥动翅膀飞向密林深处，禁捕令仿佛让人回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定神四处打量，黄灿灿的枯草下绿意盎然，拔去枯草一棵棵青翠欲滴的马兰映入眼帘，兴奋地摘起一枝三叶的马兰枝仔细端详，白嫩的叶柄碧绿的叶片就像雕琢的翡翠般晶莹，欢快地采集花树下，不多时装满袋子。回眸夕阳下无垠的桂花林，断想八月流香的村庄定是名副其实的“芳村”了。远山一座座阶梯茶园玉带缠绕，遍插的黄色粘虫板是“开园”的前奏，山外百亩荷花池里春风有意换残荷，绿意浮动。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昔日的贫困村已换模样，富裕宜居的美丽乡村朝气蓬勃。

回到家，马上对刚摘来的马兰进行打理，去除夹杂的枯枝败叶清洗干净，拍几枚蒜子，热锅加油倒入，加盐翻炒去生出锅，一盘鲜美深绿的素炒马兰大功告成；或将清水煮沸，马兰下锅焯水，捞出沥水后加盐、蒜、醋、生抽和香油等佐料搅拌均匀，一盘原汁原味的凉拌马兰别有风味。望着劳作的成果，满心欢愉开吃，清香四溢的草本马上填充满舌尖所有味蕾，甘甜绵长春意无穷。马兰不仅下饭，而且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利湿消肿的功效，对舒缓喉咙、牙龈肿痛作用明显，愿君多采撷，此物最有心，无须倾心耕耘只要信手捏来的野菜难道不香吗？

春光绚烂醉人眼，野径踏春探新奇，和春天的约会总是那么烂漫怡人。

预订一缕春光  
□铜陵市人民幼儿园园长 胡玉霞  
我预订了一缕春光  
天天翘首盼望  
季节说  
她早已发货  
但是遇到了麻烦  
已经报案

原来是遇到了新冠  
新冠是个毒犯  
大白  
警察  
红马甲  
都来了  
要把新冠缉拿归案

亡命之徒  
恶习难改  
新冠抓起一把毒粉  
撒向人间  
人们紧闭门窗  
暂难相见

邪不压正  
春光终现  
季节说  
疫情之下没有局外人  
您预订的春光免单  
再赠送您  
一个希望

希望  
阴霾早散  
病毒不侵

世界依旧  
人间无恙

校园偶吟

□寿县迎河中学 刘 俊

一  
数亩方塘植玉莲，风云变换四时迁。  
凌霜曲岸书声脆，听雨幽轩诗思鲜。  
晨起晴光翻舞袖，夜阑墨色润吟笺。  
携锄杏苑人勤早，启智楼中聚众贤。

二  
花下成蹊韵自清，教坛授业乐躬耕。  
殚精梦绕三更月，竭虑心随一缕情。  
宁可巢空居故里，岂能虚度误诸生。  
初衷未了仍求索，高挂风帆再远征。

三  
临近归期系短篷，不离书卷做诗鸿。  
寻常日子千秋业，珍惜平生两袖风。  
明慧寒窗酬岁月，昏花老眼解童蒙。  
余年幸有腰身健，沉醉杏坛耕稼中。

小 花

□天长市金集小学 金 永

今日得一罐桐城小花。

小花形似兰，比毛峰略小。冲泡一杯，色泽翠绿，滋醇回甘。再品，似有兰香。

小花，可以“小”为美。

前年十月去过桐城，游六尺巷。巷口矗立一汉白玉牌坊，两间三楼，横额刻“礼让”。巷左营造宰相府。近中午了，游人还不多，又去了桐城文化博物馆。是一旧馆，藏品多“桐城派”诗文书画，皆仿品。

门外两侧是“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楷书大字。形容桐城一点儿不虚。“桐城派”一脉传承已久，还出了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再看今天，已走出近20名院士3000多名博士。一个县级市，有谁能比？一句话，桐城值得拥有。

想必小花茶也曾是贡茶。依张氏父子的卓见，不会想不到。

桐城文气盛，茶也好。

祈 愿

□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 郑益民/书